



# 安寧療護的使命

■ 文 / 張瓊文  
臺中慈濟醫院安寧共照護理師

My Mission  
to Carry Out  
Palliative Care



「醫生！求求你救救我阿嬤！阿嬤都醒不過來了…  
…告訴我，我該怎麼做？」想起十五年前甫從護理學校畢業工作沒幾年，那個曾經對我說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我畢業的阿嬤突然倒下了，醫生說阿嬤的肝長了像碗公大的腫瘤不能開刀就翩然離開病室，留下面色嚴肅、沉默不語的家人，冷空氣瞬間凝結，心裡像淌著血像刀割一般的痛；從有記憶開始，阿嬤總是代母職無微不至的照顧，那一幕一幕像電影一樣一直在我腦海浮現上演過數次，趴在阿嬤病床邊任由眼淚肆意掉下，哭叫阿嬤醒來看看自己看看想念的孫，美其名的護理師頭銜在此刻什麼用都沒有，我無助、我到處求救：「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該怎麼辦？」

## 走進安寧 尋找完整生命的拼圖

第一次的喪親經驗，就在大人的哄哄騙騙下把悲傷包裝精美放在心裡最深處。我不知道阿嬤去了哪裡，有時在打開老家的舊大門的瞬間，有時在打雷閃電天瞬間由明轉暗時，有時在我跌倒受傷時，還有時候在夢裡，看見阿嬤對我一臉甜甜地微笑……

因緣際會，帶著失落的一塊拼圖走入了安寧路。在安寧病房，我看見了人生的縮影，印證證嚴上人說的「人生沒有所有權，只有生命的使用權」，也見證了每個用了單程車票的老人、壯年人、年輕人甚至小小孩，在屬於他們的車站下了車；不管以前曾是叱吒風雲的政治人物，還是董事長，還是基層勞工甚或是個遊民，在此時都不得不踏上人生的另一個往「生」的開始。

照顧過程中，我參與過他們的人生，共同回顧他們的過往，我感同他們的悲傷一起憤憤不平、一起拭淚、一起妥協、一起整理收拾思緒、一起把握好因緣圓人生未滿的夢、一起發現人生意外的禮物、一起重新一段新的開始……而我，也重新定位了自己的角色，我為自己開啟了封藏已久悲傷的門，我接納自己包括不完美的部分、更愛自己、善待自己。



安寧療護並不代表放棄生命，而是積極把握有限的時間好好活著。圖為臺中慈院心蓮病房為病人送上耶誕祝福。

## 居家推廣安寧緩和 提早安頓臨終圓滿

2011年隨著人生的階段轉換，帶著六年安寧病房工作經驗，來到了安寧工作「最前線」，直接到病人家提供照護，擔起了安寧共照護理師的角色。

「張小姐，妳知道什麼是奇蹟嗎？」剛上任不到半年，一個42歲罹患肺癌肝轉移的病人，咳不停卻硬擠出這一句讓我想很久答不出來的問話，在我沉默的期間，蔡大哥自己邊喝開水潤喉邊自顧地說了：「對我來說，能看見每天升起的曙光就是奇蹟，我倒下了這個家也會跟著倒下，兩個不到六歲的孩子，太太沒任何工作經驗，就連去鄰居串門子都不敢，全家的吃穿都靠我一個人，父母健在，不能讓白髮人送黑髮人，無論如何我都要撐下去……」本來要和蔡大哥談插管的想法，話到喉嚨口卻只能硬生生吞下不說，我默默陪著這個大男人任憑他邊咳邊哭，週末晚上病情很快惡化。團隊在徵求蔡大哥同意下插上了管接上呼吸器進了加護病房，又因肝腎衰竭急洗了一次腎，最後不敵疾病仍撒手人寰，留下傷心欲絕的一家老小。

團隊轉介到安寧療護的時間點太晚，病人與家屬平白受了很多身體與心靈的苦，臨終照護準備的時間不夠，要為病人完成心願，家人的心理準備，一切都是如此的來不及。此刻，更清楚安寧共照護理師肩上所背負的使命感，要將安寧療護延伸至安寧病房以外。

心蓮病房辦拓染活動，張瓊文（中）與病友及志工合影。



走過病人家屬一開始的防備心、走過曾被黑道大哥噲言拿槍要脅做症狀改善，如今臺中慈院的安寧讓更多的癌症病人提早接觸安寧緩和的真諦，更多的情緒支持、舒適護理，甚至深受團隊信任為病人疼痛評估、疼痛控制；一場接一場的家庭會議，幫助更多家人了解病情，取得醫療決策的共識，對病人無法重來的人生爭取更多知的權益，更值得的是減少了很多醫病間的衝突誤會，大大地提升安寧療護服務的效益。

### 把握時間積極圓夢 人生善終不留遺憾

「我自己決定我末期不急救的意願簽署，我希望我可以樹葬，人生什麼都帶不走，塵歸塵、土歸土，沒什麼好捨不得的……我要在有限的人生盡我所能到最後一刻，不留一點遺憾……」在半敞的病房窗邊，窗外的陽光透入，映在這個有著「向日葵」稱號的志工師姊臉上，師姊在敘述時眼神顯得格外透亮。

她在罹癌後，帶動很多病友來服務需要關懷的老人，她的向日葵光芒溫暖了很多人，臨終陪伴的過程中，我們彼此深信，人生最後的道路不應該只有病床和等待，不應該被點滴線綁著，我們牽著彼此的手，感受彼此掌心的溫度，傾聽用生命刻劃的故事，心裡共同祈禱這分微微的力量能牽動更多人，讓這分愛傳到無數個明天。

安寧照護不是消極拒絕醫療，更是積極圓夢善終，我熱愛這份工作的使命感，因為關懷是人與人彼此間最誠摯、最溫暖的感情流動，陪伴病人和家屬走過生命的幽谷，牽著病人的手走出尊嚴、價值也是這份工作最迷人的所在。